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
征文

第十一季

大地丰收

郑帆



人间小暖

欧兢兢



国庆长假我回到老家,车到村口,正逢稻田最忙的时候。

十月田野里的稻谷已经成熟。金黄的稻穗低垂着头,一穗接着一穗,密密麻麻铺到天边。风从远处吹来,稻浪一层一层地翻过大地,就像大地在缓慢呼吸。收割机在田里来回作业,轰隆隆的声音从这头传到那头。农人跟在机器后面,草帽压得很低,弯着腰捡拾田边掉落的稻穗,他们的手伸进稻丛里,指节被稻叶划出细细的红痕,可脸上带着笑意。

我站在田埂上看了很久,这样的场景,古往今来一脉相承。《诗经·周颂·丰年》里写:“丰年多黍多稌,亦有高廩,万亿及秬。”先民在大丰收的年份里,把粮食收得满仓盈囤,一座座高大的粮仓装着成千上万新谷。三千年前的句子,放在今天的田埂上读,并不觉得生疏。稻子还是原来的稻子,丰收的喜悦依旧如故,只是农人不再单纯靠天吃饭,一台台水泵、农机与硬化水渠,让生产从仰赖天地转向主动耕耘。

往村里走,路旁的柿子树上挂满果实,红透了的柿子挨挨挤挤,压弯了树枝,有老人把梯子靠在树上,摘取高处的果子,轻轻放入竹篮。树下坐着两个小孩,每人手里拿着一只柿子,吃得满脸都是,隔壁院子的墙头上爬满了南瓜藤,几只老南瓜搁在墙头晒太阳,南瓜皮上覆着一层白霜。墙根底下摆着一排竹筛,筛子里摊放着红辣椒、黄豆、花生,在秋阳下鲜亮夺目。

傍晚时分,我跟着父亲去晒场收

稻。晒场是新铺的水泥地,平坦得像镜面,厚厚的稻谷摊开在上面,于夕阳下漾出温暖的金光。父亲推着木耙,把稻谷一垄一垄来回翻动,他步履舒缓,脊背微弓,汗水从额角淌下,滴落在稻谷上,转瞬便被烘干。我接过木耙推了两把谷子,稻谷比想象中沉,木耙推过,下层翻起的稻谷还带着潮气。

夜里,父亲在院子里乘凉。月亮升起,清辉洒在晒场上,稻谷堆成小丘,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。他说:“今年收成好,稻子亩产比去年高,花生也饱满。隔壁老赵家种了两亩猕猴桃,今年头一回挂果,卖了万把块钱。”他语气平和,如同闲话家常,但我听得出平静之下藏着踏实。

我把手探进稻谷堆,任由谷粒从指缝间滑落。谷粒滑溜温热,留存着日晒后的余温,这是一种古老的触感。千年前的农人,也曾将手探入新收的谷堆,拥有同样的体验。

大地丰收,收获的不单是庄稼。那些弯腰劳作之人挥洒汗水的地方,终有回报;守候一载的农人,终于盼来收成;曾站在田埂守望稻熟的孩童,来日也会俯身耕耘,将同一片土地染成金黄。

晒场上的稻谷与月光静静铺展。远处田野安歇,近处村庄入眠,唯有风掠过旧年稻浪,如同一位无形的农夫,一遍遍抚过大地馈赠的收成。土地从不辜负躬身劳作之人,丰收也不止谷粒入仓——它是一个民族扎根泥土、把日子酿成希望的见证。

慢慢亮起,暖黄的光晕铺在青石板路上。修车的阿叔收了摊,手里攥着块旧抹布,慢腾腾擦着他的扳手。他脚边放着个搪瓷缸,陈年茶渍在缸口晕出一圈深褐的印子。路过的阿公拎着半袋炒花生,边走边剥,剥下的花生壳就顺手丢进随身带的纸袋子里。

回到屋里,母亲从柜子里翻出了那只旧竹匾,匾里摊着刚晒好的桂花,金黄金黄的,是前几天我们在老院的桂树下捡的。她把桂花小心装进玻璃罐,倒上白糖封好口,说再过半个月,就能拿它冲桂花茶,蒸桂花糕了。玻璃罐在灯下,莹莹透着光亮。糖粒裹着桂花瓣,就像把一整份细碎的秋日天光,都封进了这小小的方寸之间。

娃趴在桌边写作业,铅笔在田字格上慢慢划,写累了就抬头闻闻桂花罐,说等周末要去外婆从家里的菜园摘了茄子、辣椒,再摸几个丝瓜回来。他说要把丝瓜挂在屋檐下,等长老了之后,就可以用掏出来的丝瓜瓢洗碗。

我靠在门边喝茶,茶烟从瓷杯里慢慢浮上来,蹭过天花板,又轻轻柔柔散开。窗外的蝉声早已经淡下去了,远处晚炊的烟慢慢悠悠飘上天,和浅灰的云缠在了一起。这一天没什么大事发生,日子就像灶上温着的水,慢慢热起来,不烫人,却够暖到心口。

这些细碎的小事,像散在日子里的碎阳光。不用找什么盛大的欢喜,一碗热粥,一碟清蔬,邻里递过来的半把青菜,孩子蹲在藤边数南瓜的背影,就足够把普通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。风慢慢退去暑气,万物都慢了下来,把寻常的暖,一点点收进日子的抽屉里。

老宫的包子铺

王全安

天蒙蒙亮,洛河街头的雾气还没散尽,老宫的包子铺就飘出了第一缕香气。这家铺子没有店名,也没有LOGO,就开在街中央的位置,路东门朝西,算不上是街头的旺铺。可当地人早早就循着香味赶来,混着面皮蒸熟的麦香,韭菜鲜爽,粉丝爽滑,霸道香气直钻鼻腔。人人一碗热辣糊汤,配几个韭菜粉丝包,或是萝卜粉丝包、包菜粉丝包,再来份老宫自己采摘腌制的免费雪里蕻,就这么拉开了新一天的序幕。

我见排队的本地人多,也凑到蒸笼前等着。老宫一揭开笼盖,一团白气轰然涌出来,等雾气稍稍散开,一排排白胖软乎的包子就露了出来,表皮上凝着细密的水珠,亮晶晶的,像洛河滩上被浪花打湿的卵石。

刚出锅的韭菜包子,一口咬开,韭菜还留着鲜嫩的翠色,粉丝透亮得像琥珀。刚出笼的包子烫得很,得一边吹气一边往嘴里送,鲜香味在舌尖上打着转儿滚开,那是满溢的市井烟火气,也是洛河边千百年流动不息的晨曦滋味。

老宫说,他在这儿蒸了三十年包子。洛河水涨了又落,河边的柳树绿了又黄,可每天清晨,总有老顾客循着这股香味找过来。是啊,寻常巷陌里,总有一些味道,像洛河的水一样,不声不响,就流进了一代代人的骨子里。

吃完包子,河面上的雾刚好散了。洛河在晨光里泛着粼粼碎金,就像老宫蒸笼里飘出来的那一缕缕化不开的人间暖意。

明月永相照

陈建志

昏黄灯光下,弯弯的身影
缝纫机声声,诉尽深情
一针一线织就母爱,那件暖毛衣
将梦乡,晕染出温馨

你一生节俭,却不愿让我
在伤痛之时,无凭无依
这份爱,早已胜过金银
是不会倾塌的天
是安稳不移的地
一双手,撑起整个家庭

儿时,你温柔的目光
予我鼓励,伴我习得本领
长大之后,你灵巧的双手
携暖意,陪我熬过寒冬

怕我长夜惶恐
你便在我心底点亮一盏灯
忧我前路迷途
你默默随我身后

任风起浪涌,任雨落倾盆
你教我于伤痛之中成长
你是恒久明月,照亮我的前路
伴我岁岁,缓缓前行